

# 怪誕~一個歌德史詩

作者：G.E. Graven



## 第六章



餐廳四周擺放著一排長條桌，首尾相連。

餐桌沿著巨大的立柱平行排列，這些立柱帶有飛扶壁和肋狀結構，如同邪惡的利爪般向高聳的拱形天花板伸展開來。大廳中央擺放著一排巨大的鐵鍋，鍋底燃燒的煉獄般的餘燼驅散著永恆的寒意。幾個僧侶吃完飯後留在大廳裡，低聲議論著關於修道院裡修士、侍從和那些似乎守衛著修道院每個角落的不速之客之間每日衝突的最新傳聞。伊凡從桌上端起一碗魚湯和麵包，離開了稀疏的人群，走出了餐廳，這時氣喘吁籲的奧迪諾修士差點撞到他。

「奧迪諾！我差點把它摔了，」伊凡責備道，「你跑哪裡去了？！」奧迪諾順著伊凡審視的目光向下看去，發現伊凡的袖子上濺滿了魚湯。

奧迪諾倒吸了一口氣。「對不起，伊凡。我們必須談談。現在就談。」奧迪諾領著他走到建築物的外角。

“關於？”

「新任紅衣主教打算開啟蓋特石！」奧迪諾低聲說道。伊凡向後靠去，難以置信，眯起了眼睛。“我說的是實話。”

“提前喝點酒？”

你一定要相信我。

“奧迪諾，我們很快就會離開修道院了。我不需要催促。”

「伊凡！我沒喝醉，也沒慫恿你。這些話是我無意中聽到的，而且是他自己說的。」

伊凡不以為意他的抗議。「太好了。現在或許我應該把拉撒路剩下的食物帶給他。」

伊凡正要離開，奧迪諾卻緊緊抓住他的手臂。

“伊凡！”

“奧迪諾？”

「這些士兵不是教皇衛隊。他們甚至不是阿維尼翁人！伯恩上尉是皇家衛隊成員，他聽命於國王菲利普陛下。我告訴你，我親耳聽到了他們的談話！」

伊凡把手放在袖子上。「請你放開我的手臂。」奧迪諾照做了。「現在把你聽到的都說出來，」伊凡一邊揉著手臂一邊說。

我當時在澡堂窗戶底下。我聽到裡面有馬松院長和船長的声音。

雙方爭論的焦點在於如何提供船長的手下足夠的食物。當院長答應船長很快就會打開大門時，船長威脅要離開修道院。船長同意給他三天時間。院長也同意了。

「什麼？！你在開玩笑吧。」伊凡皺著眉頭問道，“他們來”

奧迪諾搖了搖伊凡的肩膀，示意他全神貫注。「還有！克洛狄烏斯·格雷維爾和格拉特會去協助他。你知道，他們也知道如何移走祭壇頂石。他們已經同意指導紅衣主教了，伊凡！」

“他們為什麼要同意？這根本說不通。”

「但這確實對克洛狄烏斯有利，因為他一直向紅衣主教爭取我們的高級職位，以換取他們的幫助。紅衣主教也同意，如果他成功的話，就讓克洛狄烏斯和格雷維爾成為地下墓穴的新主管。」

「然而，紅衣主教打開聖門石碑有何用處？又能帶來什麼好處呢？」

「打算用它作為武器對抗英國人。據我所知，他似乎打算從中召喚亡靈，用來攻擊克雷西戰役中愛德華國王的軍隊。我聽說……」

就連國王菲利普陛下也參與其中，但我懷疑陛下對此一無所知。

這一切都太可怕了——感覺好不真實！

伊凡沉思道：“的確如此。這就解釋了為什麼我們都不允許離開修道院大門，以及為什麼會有這麼多士兵。”

「還有警衛扣押郵件。」奧迪諾補充道。  
伊凡揉了揉臉頰。「我的天哪，這太嚴重了，太可怕了。」

「拉撒路怎麼辦？他得去向克洛狄烏斯報告。把他和米格爾，那個戴兜帽的，一起召回來？」

伊凡回想起六年前，克洛狄烏斯要求米格爾當著其他侍從的面摘下兜帽。雖然沃尼格修道院長一直允許畸形男孩戴兜帽以維護他們的尊嚴，但克洛狄烏斯卻擅自做了這件事。伊凡得知此事後勃然大怒；若非奧迪諾在場阻止，恐怕會打克洛狄烏斯。伊凡曾警告克洛狄烏斯不准碰他親手為米格爾、塔特烏斯，尤其是拉札勒斯縫製的兜帽——兩人之間至今仍懷有芥蒂。

「如果紅衣主教打開了那塊門石，那就沒有地下墓穴需要監管了。甚至連修道院也不剩了，」伊凡喃喃自語道。「我必須把拉撒路帶出去，或許就在明天晚上。你跟我們一起去嗎？」

「是的，但是我們該如何出行呢？」

「一輛空的運貨車還停在馬廐旁邊？」

「自從費斯托諾死後，船長就派人守衛馬廐。我們根本無法靠近馬車。就算我們僥倖能帶走一匹馬，不被追趕，也就算走運了。」

伊凡凝視著遠方。「看來我們別無選擇，只能步行離開了。」

「最近的村莊是穆拉特，走過去可不止一個晚上。太陽會在拉撒路升起的時候，我們才會。」

「還記得幾年前尼古拉斯修士帶我們去的那個山洞嗎？他稱之為‘山口’？」

「是的，它深不可測，黑暗無比！」

伊凡抬頭望瞭望天空。「那就去山口吧。它正好在我們正西方向。星星可以指引我們方向；月亮應該能照亮我們的路。我去準備拉撒路。看看你能在廚房裡找到什麼，夠我們三個人吃的。哪怕只夠……」

三人成軍，以胃為生。快點，趁士兵還沒被吃光，食物還沒剩下。

「是的。」

「還有三個大水袋。把它們都帶到地下墓穴去。小心別讓別人發現你帶著這些物資。把它們藏好。還有奧迪諾，看在拉撒路的份上，別跟任何人說。絕對不能讓任何人知道。我明白尼古拉斯對你意味著什麼。」

「別擔心，我知道。」

「如果你們被拘留，我們必須自行離開。拉撒路必須被帶走。」

立即過來。」

“當然可以。我明天或不久之後就會把補給送到山口。”

他們分頭行動，伊凡朝著地下墓穴走去，奧迪諾則偷偷溜向食堂廚房。就在這時，格雷維爾修士才從食堂角落溜了出來。他用銳利的目光掃視了他們兩個，然後匆匆跑向院長辦公室。

伊凡端著一個小碗，匆匆走過地下墓穴的走廊，拐進一間房間。拉札勒斯背對著伊凡，站在一張桌子旁，正纏繞著一根新的火把，然後把它放好。在一大堆已經準備好的火把中。

「我差不多都找到了，修士。我還需要更多布料才能完成。」拉撒路說。他轉過身去…面對伊凡。兩個空洞的眼窩落在了燉菜碗上。

「別管它了，來吃飯吧。」伊凡說完，端著碗轉身離開了。拉撒路跟在他身後。他們繼續往地下墓穴深處走去，遠離了拉撒路平時吃燉菜的房間。

“修士，我們要去哪裡？”

「來吧，孩子。我們必須單獨談談。」拉撒路跟著他，穿過蜿蜒的隧道。

伊凡在巴斯頓墓穴門口停了下來。這座墓穴是為了紀念三個世紀前的加爾迪恩修道院院長克萊爾·巴斯頓主教而挖掘並命名的。伊凡「啪」的一聲，扭動門門，打開了墓穴，然後他和拉札勒斯走了進去。

伊凡將碗遞給拉撒路，點燃了墓穴裡的蠟燭。東牆和南牆上，七層樓高的牆上，兩英尺寬的壁龕裡豎立著木乃伊。一面光滑的西牆上掛著一個簡單的木製十字架。房間中央擺著一張粗糙的木製冥想桌，門邊放著一張窄窄的燭台。拉撒路把碗放在桌上，然後坐到凳子上。伊凡走上前，在他對面的凳子上坐了下來。

“魚和麵包。是的，主要是麵包，但你必須吃。食堂裡剩下的東西不多了。”

「是的，修士，」拉札勒斯咕嚕著，自言自語地抱怨著。他漸漸厭惡起麵包來，這種修道院裡常吃的陳腐麵包，與其說是為了解饑，不如說是為了填飽肚子。肉類要美味得多，尤其是魚。而且常常，當那塊…

他每晚的晚餐碗裡的麵包顯得格外大，他暗自思忖：“小伙子活著不單靠食物”，這句他早已熟知的經文，如今卻帶著一絲不敬的意味。

「拉撒路，你現在可以叫我父親了。」拉撒路抬起頭，看到了伊凡。

微笑。私下里，伊凡總是允許拉扎勒斯稱呼他為父親。

「是的，父親，」他遵命道，然後開始撕咬魚肉。

“兒子，我們明天晚上就要離開修道院了。”

拉撒路愣住了。一股興奮之情瞬間湧上心頭，他仔細端詳著父親的臉，想要確認自己聽到的話。

“是的，奧迪諾修士和我們一起來。”

拉撒路跳了起來，繞過桌子，張開小手臂抱住了一個身材魁梧的僧侶。

伊凡笑著擁抱並拍了拍他。「快吃吧，時間不多了。」伊凡哄著他回到碗邊。拉撒路精神抖擻，狼吞虎嚥地吃起了飯。

「魚刺可不會手軟，拉撒路。」伊凡講道。

「是的，父親。」拉撒路放慢了吃東西的速度，小心翼翼地吃著，試圖平息內心湧動的喜悅情緒，但卻收效甚微。

「飯後，我要你們去井裡打水上來。你們的袍子和兜帽……」  
需要清洗。

這時，一陣異樣的感覺，像是一陣冷風拂過，打斷了他的思緒。拉撒路轉頭看向門口——看向那股寒意的源頭。

「當我們……什麼？」伊凡問道，他的聲音聽起來有些含糊不清，像是來自遠方。

拉撒路能感覺到——門外有什麼東西，某種全新的、但卻是本能的……

熟悉的氣息。他陷入了一種恍惚狀態，除了視覺、聽覺和嗅覺之外，其他一切都消失了。

「有人來了？」伊凡低聲問。拉扎勒斯的猜測沒錯，他聽到了門響。

劈啪作響，彷彿有什麼很大的東西越來越沉重地倚靠在上面。

伊凡走到門前，把肩膀埋進門裡。門紋絲不動。

「門外是誰，拉撒路？」伊凡低聲問。

“門會自動關上。”

“不，拉撒路。用你的耳朵聽。外面有多少人？”

「沒有腳步聲，沒有衣物摩擦的沙沙聲。我也聽不到呼吸聲。外面一個人也沒有。」拉扎勒斯說。伊凡哼了一聲。

「父親，我必須坦白一件事，」拉撒路低聲說。

“那是什麼？”

「那天晚上，當蓋特斯通發出尖叫聲時……」拉扎勒斯低下了頭。

“說出來吧，拉撒路。”

“我，嗯……在我的腦海裡，我聽到了門石的聲音。它自稱是我的母親，說她會來看我。”

你跟……？！

“請原諒，修士。我只是……”

「我的天哪！拉撒路，你把我們倆都置於極大的危險之中。」伊凡揉了揉臉，在房間裡焦急地踱來踱去。

“我沒有收集，而且你禁止我說話。”

“別再提這件事了。清空你的思緒。我們現在就走。”

“是的，修士。”

一陣蝗蟲般的嗡嗡聲打破了寂靜。父子倆環顧四周。刺耳的鳴叫聲越來越大，彷彿十隻蝗蟲同時鳴叫——然後又像一百隻，越來越響亮。

拉撒路坐了下來，雙手摀住耳朵，把頭埋在桌上。

伊凡睜大眼睛，目光在房間裡四處掃視。西牆上，木十字架下方，

石頭開始隆起，如同孕婦隆起的腹部。十字架在地上發出嘩當聲。石塊從牆上脫落，聚集在一起，形成……

解剖形態。隨後，異形幻化成一個裸體女子的模樣，她有著飄逸的紅髮和漆黑的雙眼。

蝗蟲般的入侵者飛走了，女人走了出來，臉上帶著與之前將費斯托諾修士變成一具毫無生氣的木乃伊時同樣的邪惡笑容。

拉撒路揭開摀住耳朵的布，抬起頭。路西法之母站在他面前——他能感覺到真相正在訴說。拉撒路發現自己正盯著她胸前鮮紅的乳房。而那乳房也像驚恐的雙眼一樣，瞪大了眼睛盯著他。

「轉過身去，拉撒路！」伊凡命令。拉撒路再次把頭埋在桌上。

“「說真的，神父，我真的那麼醜嗎？難道我沒讓您滿意嗎，親愛的？」她用許多女人的聲音問道。

「離開我們，而不是留在這裡。」

“你沒告訴埃爾喬關於他母親的事嗎？”

“你一點都不尊重他嗎？他只是個孩子。看在上帝的份上，女人，滾開！”

「你們非得這樣跟我打招呼嗎？看看我給了你們什麼？」他們看了拉撒路一眼，又轉過頭來。

“他屬於上帝。”

她微笑著俯下身，張開雙臂說：“好了好了，拉撒路，到你母親這裡來。你呼喚我，我就在這裡，為了你。擁抱你的母親吧，孩子。”

拉撒路輕輕抬起頭，再次找到了她的乳房，它們鬆弛而豐滿地垂著。那對乳房在她身下優雅地搖曳。

「拉撒路！」伊凡斥責他。

拉撒路低下頭，對著食盆說：“修士，她進入了我的腦海。我感覺……”

她 她已經停止呼吸 已經死了。

「求求你住手，」伊凡哀求道。

拉撒路搖了搖頭，再次對著碗說：“你為什麼要這樣做？”

「別管他！他只是個孩子！」伊凡大喊。

路西法爾站起身來，反駁伊凡說：“你這畜生，什麼也命令不了。閉上你的嘴，否則你的眼睛就會永遠被它舔瞎。”

伊凡走到拉撒路面前，啐了一口：“沒有全能的上帝，你什麼也做不了。”

她用漆黑的眼睛怒視著他：“別惹我，畜生。”

拉撒路再次抬起頭。越過伊凡，他能看到她半裸的身體。像所有怪誕人物一樣，她也沒有肚臍。他的目光順著她蒼白的腹部向下移動，最後落在她的大腿之間。她微微側身，讓拉撒路得以完全欣賞她的身體。罪惡感讓他感到一陣溫暖。

他感覺血管裡像著火了一樣。她咧嘴一笑。

「不潔的僕人，奉我們主基督的名，你這捆綁你的人，滾開！」

路西法爾大笑，反駁伊凡：“僕人？被束縛的？聽著，畜生。是我捆綁了你們的基督，審判並鞭打了他。是我把釘子釘進了他的身體。”

手和腳。是我剖開了他的肋旁，戲弄他，用脆刺加冕他為王。是我考驗了他，而他卻為我作證。是我把他像一隻無助的昆蟲一樣碾碎在永恆的篇章中，創造了你如今聲稱信奉的信仰。我並非受束縛的僕人，親愛的聖人。像耶穌那樣為我作見證吧。

就像拉撒路那樣。

伊凡順著她的目光望去；拉撒路再次凝視著她。

「拉撒路！」伊凡斥責道，並擋住了他的視線。拉撒路低下了頭，雙手摀住面具。她仰起頭，發出了一陣令人毛骨悚然的笑聲，響徹整個房間。

然後她開口說道：“我的埃爾喬比你更像個男人，但他根本就不是個男人。”

「我奉至聖主基督之名命令你，魔鬼，離開這個地方！」

「天啊！」伊凡大喊。

她改變了聲音，用伊凡的口吻說道：“我不過是這牆裡的一塊石頭，算不上什麼神人。拉撒路是我被囚禁的慾望的化身。是我背信棄義、離棄上帝的罪惡。”

「拉撒路，摀住耳朵！」伊凡用模仿的聲音喊道。拉撒路照做了。

她繼續替他說話：“他每天都在無聲地提醒我。拉撒路正被我的罪惡感淹沒。當我看到他時，我看到了我自己。我強迫自己相信。”

他——不是為了他自己，而是為了我。他將承受義的痛苦，如同我罪孽深重時應承受的痛苦。最終，拉撒路將徹底溺亡，洗淨我的罪孽，我也將得到潔淨。

「夠了！看在上帝的份上，滾開！」伊凡吼道。

路西法爾讓她恢復了以前的聲音：“或許你應該沉溺於自己的罪惡感中，讓拉撒路沉溺於他的罪惡感中。”

從木乃伊的縫隙裡，從每一具屍體的後面，湧入房間的老鼠潮水般湧來。數百隻屍體從洞裡湧出，匯集成一片沸騰的黑色皮毛海洋。它們油膩腐爛的毛髮散發出惡臭，瞬間吸走了房間裡所有可呼吸的空氣。蠟燭熄滅了，墓穴陷入一片黑暗。拉撒路的瞳孔瞪得老大，眼皮也隨之剝落。他穿過層層陰影，卻發現母親正帶著一絲狡黠的微笑看著他，她閃亮的黑眼睛比眼間的黑暗還要黑。

老鼠成群結隊地湧了出來。它們眯縫著眼睛，牙齒緊咬，爪子像針一樣，灰色的尾巴甩來甩去，幾乎佔據了地板的每一寸空間。它們骯髒的爪子在地板上發出咔嚓咔嚓的聲響，就像無數隻蝎子在咔嚓作響。它們的尖叫聲混雜在一起，它們瘋狂地扭動著身體，一片混亂。這些嚙齒動物湧到了伊凡的涼鞋上，它們爬進了他的長袍裡。它們抓癢、啃噬著他。伊凡尖叫著，一把抓住並扯掉了成群的蟲子。他癱倒在地，瘟疫的黑色海洋淹沒了他，沖走了他的血肉。

房間突然安靜下來，伊凡在空蕩蕩的地板上掙扎。女人站在他上方，大笑著。幻象消失了，但撕裂血肉的劇痛依然縈繞著他。拉札勒斯費力地想把伊凡扶起來。伊凡翻了個身，嘔吐起來。拉札勒斯站起身，扯下面具。他跨過伊凡，發出嘶嘶聲，耳朵向後貼著，露出粗壯的犬齒，公然挑釁著她。她皺起眉頭，歪著頭，像一隻迷茫的狗。然後她猛地撲上前去，咆哮著，一巴掌把拉札勒斯拍飛，把他撞進一個木乃伊的凹槽裡。

然後癱倒在地，失去意識。

她彎下腰，揪住伊凡的一縷頭髮，猛地抬起他的頭。她在伊凡耳邊低語……許多婦女的聲音：“要知道該向誰作證。記住：在我的田地裡，石頭不是你可以好奇的；我不是你可以好奇的；埃爾霍也不是你可以好奇的。”而那些過客，卻干涉他人命運的人，就好比抓住了龍的尾巴。

她拉下他的頭，站起身來，繼續褻瀆神明地說：「你們當為我作證，正如……」

耶穌做到了。我是路西法，天使中的天使，軍團的首領，理應擁有你永遠無法得到的東西。如果你還不是我的，我早就在這裡了結你。

「現在，別管我的事，畜生。」伊凡喘著氣，隨即陷入昏迷。

她轉身，伴著千百隻蝗蟲的嗡嗡聲，穿過了牆壁。瀝青房間裡一片寂靜——死一般的寂靜，如同任何一座墓穴。

~\*~

奧迪諾修士拖著腳步穿過庭院，竭力裝出一副若無其事的樣子。他已經把偷來的、夠吃五天的補給藏在僧侶宿舍裡了。他溜進了通往地下墓穴入口的建築側門。沿著主走廊，他聽到士兵們正從正門進來。

伯恩上尉沙啞的聲音蓋過了行軍的腳步聲和金屬盔甲的叮噠聲：“三個！高個子、胖子和戴面具的侍從！”

搜遍每一條隧道，每一個地穴！如果抓到他們，就把他們關進澡堂，立刻通知我！

「是，船長。」一個聲音回答。

「現在，回宿舍去。你們幾個男的跟我來。」

士兵們分列兩列，奧迪諾隱進一道深邃拱門的陰影中。一隊人馬沿著通往地下墓穴的走廊行進。伯恩和其餘的人轉身離開，徑直朝奧迪諾走來。奧迪諾屏住呼吸，蜷縮在角落。士兵們一個接一個地從他身邊掠過，幾乎近到可以數清他的頭髮，然後走出了建築，他的身影就在他觸手可及的範圍內。

奧迪諾慌忙掙脫，從側門溜了出去，周圍到處都是窺視的目光。

他感覺自己赤裸裸地，像一頭閃閃發光的豬，被兩百頭飢餓的狼圍困著。他悄悄潛入夜色，藏身於緊鄰修道院外牆的一排常綠灌木後，從交錯的枝葉間窺視著穿過庭院的小隊士兵。奧迪諾氣喘吁籲，呼出的氣息在清冷的空氣中凝成霧氣，他倚靠在牆石上，鼓起勇氣，也強忍著雙腿發軟的疼痛。他必須在隊長的手下找到伊凡之前找到他；他必須讓拉撒路的兜帽不掉下來。

然而，最重要的是，他得喘口氣。一個令人震驚甚至清醒的念頭浮現出來：他知道自己寡不敵眾，沒有掩體，而且肯定沒有時間做任何事了。

一陣喘息之後，或許會演變成一場迅速爆發的全面悲劇。

在奧迪諾涼鞋下方近三十英尺處，在地下墓穴深處，有一扇門通往…

巴斯頓墓穴被強行打開。一支搖曳的火炬照亮了黑暗。「我們抓到他們了！就在這間墓穴裡！」持火炬的人沿著走廊喊道。躺在地上的伊凡動了一下，一群士兵的腳步聲湧了過來。士兵們湧入墓穴。兩名衛兵將伊凡抬了起來。

「那個胖修士 奧迪諾 在哪裡？」一個士兵問。另一個士兵在地上發現了拉撒路的面具，並把它交給了正在審問伊凡的那個人。在屍體後面，籠罩在黑暗中的一雙深藍色眼睛向外凝視著。

「那孩子在哪裡？沒錯，這是他的面具。」士兵問他。他像隻地窖裡的老鼠悄無聲息地低下頭，把多餘的長袍拉過頭頂。

幾個男人用火把掃視房間，發現裡面空無一人，只有一排排木乃伊嵌在牆上。伊凡在一具木乃伊後面發現了一塊嶄新的長袍——是拉撒路的長袍。它微微動了一下。

「我一定是跌倒了。我流血了嗎？你看這裡？」伊凡問他們，同時把他們的火把重新照向自己。

“不。你為什麼會在這個墳墓裡？”

伊凡揉了揉臉，踉蹌著越過士兵，朝門口走去。他緊緊抓著…用手臂攔住了他。

「我來祈禱，卻陷入了黑暗。我找不到出路。」

“這個面具呢？那個男孩在哪裡？”

「哦，他有很多這樣的面具。這個已經破爛不堪了。現在只剩下一塊破布了。拉撒路被囚禁了。」

「回他房間去。求你們，我必須出去透透氣。」伊凡強迫自己走到門口。男人們她最後瞥了一眼地窖，不情願地跟著他走了出去。

「男孩的住處在哪裡？」士兵問。

“沿著這條走廊往右走，他的房間就在左邊第一個。”

“那位修士 奧迪諾 在哪裡？”

「我記得他最後一次出現是在牢房裡，就在宿舍裡。我得去看看拉札勒斯。」伊凡掙脫了士兵的束縛。他們抓得更緊了。

“我的命令是逮捕你，修士。你跟我走。”

「什麼？！逮捕？！為什麼？」伊凡難以置信地問。

士兵對其他人說：“你們所有人繼續搜尋 男孩的住處。”

他轉向伊凡說：「請原諒，修士，我或許也覺得這很難。我只是奉命行事。請您平靜地過來。」伊凡欣然同意。

對拉撒路來說，離去士兵的聲音如同遙遠的迴音般漸漸消逝，他仍然留在…地穴中，一具石化的屍體躺在同樣石化的牧師——前任牧師的屍體——之下。

巴斯頓修道院院長克萊里斯·巴斯頓，巴斯頓地穴的主人。遺骸正是那位將納拉姆辛封印在貝尼翁隧道中的神父，他希望永遠埋葬蓋特石的語言和秘密。如今，巴斯頓院長的遺體也幫助拉撒路免於立即發現，因為他被徹底掩埋在遺骸之下。

1347年10月1日

拉撒路和伊凡的內心感受都很相似：“這是個不同尋常的日子。”

對這座修道院而言，沒有了黎明前鐘樓的鳴鐘，沒有了食堂的用餐召喚，也沒有了夜晚宿舍冥想祈禱時響起的鏗鏘聲。修道院裡，關於其永恆而神聖的祈禱和勞作的日常，彷彿失去了所有的秩序和規律。在死寂般的教堂鐘聲下，時間彷彿在這座異常喧鬧的修道院裡徹底停滯了。拉撒路和伊凡被困在彼此分離的地方；拉撒路在一具脆弱而嘎吱作響的屍體下掙扎，而伊凡則被困在守衛森嚴的修道院浴室裡，無路可逃。

在這一天裡，他們兩人聽到的修道院周圍的聲音都差不多。平日裡寂靜無聲的地下墓穴，如今牆壁間迴盪著士兵的呼喊聲、爭吵聲，甚至偶爾還有輕笑聲。而平日靜謐的修道院庭院，只有僧侶們在莊嚴的冥想中漫步，如今卻一片嘈雜。

場地內人聲鼎沸，士兵喧鬧，戰馬嘶鳴，金屬碰撞作響。

然而，他們所遭受的苦難卻截然不同。拉撒路被困在一具死去的牧師身下，他潮濕的呼吸將這間簡陋的房間加熱到令人窒息的程度。汗水順著他黏膩悶熱的長袍流淌下來。屍體下新滲出的水分使腐爛的惡臭更加濃烈，如同腐爛蔓延的、觸手可及的帷幕，瀰漫在拉撒路狹小的空間裡。而伊凡則被警戒的士兵們困住，在石砌浴場的露天寒風中幾乎凍死。他繞著浴池來回踱步，只穿著一件長袍和涼鞋，幾乎無法抵禦寒冷。他再也感覺不到手指和腳趾曾經劇烈的疼痛。彷彿他的四肢已經不存在了。

對拉撒路和伊凡而言，在他們共同的苦難中，時間彷彿被無情地拖延著，漫長的一天似乎永無止境。最終，暮色降臨，濃重的陰影籠罩著修道院。

兩名士兵站在澡堂正門外，伊凡再次打量起那又深又窄的窗戶：“一個男孩可以輕易擠進去，但卻擠不進去。”

他身材魁梧。他坐在石池邊，像無數次那樣，審視著守衛森嚴的入口。仍然沒有便捷的逃脫方法。

其中一人走進澡堂，從他身邊經過。走到澡堂後角，他停在一個高台上，推開一塊木板，小便了。他回頭問伊凡：“你為什麼被逮捕？”

伊凡諷刺地厲聲說道：“我拒絕聽你們船長的懺悔。”

守衛輕笑一聲，把木塊重新蓋住洞口，然後回到門外的崗位。他低聲跟另一個守衛說了幾句，那守衛回頭瞥了伊凡一眼，也笑了。

「噓！」後牆的窗戶傳來一聲嘶嘶聲。奧迪諾的頭塞進了那個狹窄的洞口。

伊凡衝到窗邊，“感謝上帝！奧迪諾，拉撒路在哪裡？”

“看來我們還在地下墓穴裡。守衛還沒找到我們。”

「奧迪諾，聽我說。帶上足夠的袍子，抱滿手臂。」

你冷嗎？

“動手吧，奧迪諾。快點。”

奧迪諾消失了一段時間，然後又回來了，把那團布擠進了窗戶。

「我躲在西牆灌木叢後面，」奧迪諾嘶嘶地說。

“足夠好了！開始吧！”

奧迪諾溜走了。

伊凡將一件長袍一半搭在小窗戶裡，一半搭在外面。然後他打開了一扇……

他把長袍的其餘部分塞進斗篷的空洞、袖子和兜帽裡。他解開了繩子。

他用繩子把腰帶繫在假人身上，然後把假人背部朝下支撐起來。

他趕走守衛，大步走到澡堂後方，掀開廁所的木蓋，將整個平台向後傾斜。他爬進骯髒的土坑，小心翼翼地將平台重新蓋在自己身上，並重新調整木塊的位置，蓋住開口。

片刻之後，他聽到腳步聲和第二個衛兵的聲音，他正在質問那個臨時做成的人體模型：“所以你拒絕聽隊長的供述？”士兵笑了。

守衛把木塊從廁所移開，伊凡向後靠去，透過洞口向裡張望，看著守衛做好準備。守衛果然這麼做了——伊凡皺著眉頭，長袍的前襟濕漉漉地垂了下來。

士兵一邊說著，一邊回頭看了看假人：“即使是魔鬼也不敢”

水流停止了。守衛向後跳去。

「哎呀！他走了！修士走了！」

第一個守衛跑了過來。第二個指著窗戶裡的長袍說：“他逃走了！”

“太小了！他肯定躲在某個地方！”

他們把澡堂翻了個底朝天，這時第二個人開口了：「我告訴你們他逃走了！船長已經下定決心要除掉那兩個在逃的傢伙了！我們在這裡浪費時間！」說完，他們一起衝出門口，繞著澡堂轉了一圈。伊凡丟開木製廁所，從洞裡爬出來，逃走了。

沒多久，伊凡就發現奧迪諾正朝他揮手，示意他鑽進灌木叢。奧迪諾一臉不高興地看著他，問道：“你做了什麼事？”他摀著鼻子和嘴巴，問道：“你出什麼事了嗎？”

“他們中的許多人已經，但時機未到，奧迪諾。”

他們的呼吸在寒冷的黃昏空氣中凝成白霧。奧迪諾向後靠去，遠離伊凡，臉上殘留的氣味讓他面容扭曲。

“奧迪諾，你知道些什麼？快全說出來。”

“我了解到樞機主教打算開啟聖門石。他現在就在大教堂裡。”

克洛狄烏斯、格雷維爾和格拉特。他已下令將僧侶和侍從們封鎖在宿舍裡，隊長也已將所有入口的守衛人數增加了一倍。

“他們動手的時候拉撒路不能在場，太危險了！我們必須把他帶走。”

今晚我們要離開威斯敏斯特教堂。你和我們一起出發嗎？

“的確！”

“那麼今晚我們就出發去山口。食物和水，你都準備好了嗎？”

“伊凡，食物都在我的牢房裡；可是我過不了守衛那邊。”

“那我們就不帶補給出發了，”伊凡抬頭望著星空說道，“我這就去把拉撒路叫來。”

“他不可能獨自離開地下墓穴，”奧迪諾說道，“或許是從井洞裡？他會躲起來。”

「他在巴斯頓墓穴裡。你們待在這裡。」伊凡拖著腳步從他身邊走過，穿過灌木叢，飛快地跑到那座地下墓穴所在建築的側門。

入口。

奧迪諾聽到建築物另一側傳來憤怒的尖叫聲，便透過茂密的灌木叢向外窺視，只見伯恩隊長和許多手持火把的衛兵在拐角處熊熊燃燒。伯恩指著四面八方，一邊大聲指揮：

“封鎖建築物！你們四個，在那邊站兩個人。我要你們背靠背站！你們所有人，在另一邊保持間距！你們六個留在這裡！鎖好所有的門窗！其他人跟我來！快走！”

然後船長一邊喊叫，一邊自言自語道：“放他逃跑了！”

「一群無能的混蛋！」一大群士兵湧入大樓正門，而另一些士兵則守住了側門，伊凡不久前才從那裡進入大樓。

他自己。

奧迪諾仰頭撞向牆壁，閉上眼睛，咬緊牙關，一拳砸在石頭上——一場徹底的悲劇。

伊凡沿著主走廊飛奔，大聲呼喊拉札勒斯的名字。幾乎就在同時，拉札勒斯轉過通往巴斯頓地穴的隧道角落。他們緊緊地擁抱在一起。

伊凡一把將他拉開，揪著他的肩膀搖晃。“聽著，拉撒路！照我說的做！”

你明白嗎？」

“是的，父親。”

“我們現在就走！不要停，不要說話！快點，跟緊我！”

伊凡放開他，轉身飛奔回隧道，拉札勒斯像個矮小的駝背幽靈般緊跟在後。他們繞過角落來到樓梯走廊，突然停了下來。

在他們面前，伯恩上尉帶著一大群士兵走下樓梯。

「夠了，追捕結束了，神父。」

伊凡擋在了拉撒路面前。一切都無濟於事了。

他垂下肩膀。「我們要和平離開。」伊凡強顏歡笑，鞠躬並雙手合十，像個虔誠的修士。

“你當然可以。現在，那個胖子在哪裡呢？”

“奧迪諾修士？”

“相同。”

“我不知道他在哪裡。”

伯恩靠近伊凡的臉說：「我現在本該和你們的院長在一起，可我卻在修道院裡追著兩個不合群的僧侶和一個駝背的侍從跑。你來惹我生氣了。現在，既然所有的神父都在宿舍裡，除了那個胖子，其他人都到齊了，而且我知道在你被捕之前，澡堂裡沒有神父的法袍，

我再問你一遍，他在哪裡？我需要你的答案。

“正如我之前所說，我不知道在哪裡。”

伯恩轉身，猛地一拳打在伊凡的下巴上。拉札勒斯倒吸了一口涼氣。

「拉撒路！」伊凡攔住了他。伊凡猛地撲上前去，一記緊握的拳頭狠狠地擊中了隊長的下巴，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衛兵們制服了伊凡，伯恩則在一旁默默承受著疼痛。

“啊，一個內心充滿激情的牧師，”伯恩抹去嘴角的血跡，命令手下：“把他拉到一邊。這小子說話更像個野獸。”

衛兵們將掙扎的伊凡推了回去。拉札勒斯向後躍去，空洞的眼眶直直地望著伯恩。

“我說過我們會和平離開，”伊凡啐了一口，“只是別傷害那孩子！他有病！”幾名衛兵退了回去。然而，隊長卻毫不退讓，低聲說道：“我要看看他的臉。”他命令離他最近的衛兵：“你，摘下他的面具。”

「不！你不能這麼做！」伊凡大喊著，劇烈地喘息著。

士兵一把抓住拉撒路的兜帽，把它扯了下來。驚恐的士兵們四散奔逃。一陣武器出鞘的碰撞聲。

「嘶！」拉札勒斯朝後退的伯恩啐了一口；他藍色的眼睛睜得大大的，黑色的頭髮蓬亂不堪，長長的耳朵緊貼著身體，露出獠牙，十分凶狠。

「魔鬼小子！」一人喊道。其他人則低聲驚嘆。

「不！」伊凡掙脫束縛，一把將最近的守衛摔到牆上。幾個守衛蜂擁而至，他像個瘋了的巨人一樣把他們扔來扔去。房間裡一片混亂，伯恩衝向伊凡，一把白柄匕首刺入他的肋骨。伊凡喘著氣，踉蹌後退。他大喊一聲：“快跑，拉撒路！”

拉撒路目睹了刀子、鮮血，以及一些在伊凡看來是可怕的东西。

「嘶！」拉札勒斯鷹隼般的尖叫劃破空氣。震聾的士兵呆立原地，目瞪口呆。伊凡癱倒在地，呻吟道：

「快點，小子！現在！」地下墓穴入口徹底封閉，拉札勒斯旋轉著，像一團燃燒的幽靈，沿著主通道飛馳而下，深入隧道深處。

士兵們突然停下腳步，放下武器，彼此交換著目瞪口呆的眼神，目瞪口呆地看著伊凡和伯恩。伊凡對伯恩呻吟道：「他沒有惡意。他心繫上帝。求求你，放了他吧——讓他走吧。」說完，他轉過頭，嘆了口氣，目光空洞地望著前方，除了牆上的一道裂縫，什麼也沒看。

隨後的寂靜中，伯恩抬起頭，發現手下正盯著手中的匕首，刀刃上沾著牧師的血。他猛地擦乾淨，將匕首收回鞘中，打破了沉默。「繼續前進。」他轉身走上台階，手下們像分開的死海般紛紛讓開。他停下腳步，對他們說：「逮捕他；不准用刀劍；我要那個魔鬼小子——毫髮無傷。」手下們像雕像一樣，一動不動地站在他周圍。

“現在！”

他的士官長回應道：「你們都聽到了上尉的命令！快走！他沿著…起飛了地下墓穴！」士兵們收起佩劍，跟著他湧了進去。士官長的命令聲在隧道中迴盪：“你們三個往那邊去！檢查那些門！你們兩個進去！搜遍每一個縫隙！”

在樓梯間，伯恩喃喃自語，對著他的手下說：“沒有哪個正經的牧師會保護野獸。”他召來六個人，“你們跟我來。我相信你們已經在院子裡整頓好了我的軍隊。”

其中一人肯定道：“是的，船長。一百名身材魁梧的壯漢 等待命令。”

伯恩回頭看了一眼伊凡的遺體，眯起眼睛，怒氣沖沖地上了樓。

“就此結束吧。”

**【第六章完】**



這部文學作品是創作出來的 d完全致力於

## 愛倫坡 ( 18091849 )

願他的精神永存我們心中。



~[GothicNovel.Org](https://www.gothicnovel.org)~